

钓鱼人

都说钓鱼有雅趣，能修心养性，其实那是文人骚客们吃饱了没事干而杜撰出来的一种感觉。试想一下，他们有谁真正的钓过鱼？最出名的垂钓者要算姜子牙了，临江垂钓，直钩无饵，让鱼儿愿者上钩，但这种神话现在说给三岁的孩子听也无人信。柳宗元钓没犯错过鱼也大有可疑，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从诗中看出，他是远距离看人钓鱼，大概还拥着火炉摆着热茶，如果他像钓翁那样在江雪中寻求一天的伙食，可能这样就不会这么写——看钓人和钓鱼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

钓鱼人中也有假钓鱼与真钓鱼之别。如严子陵，坐在富春江边，钓台距江面百余尺，这算什么钓鱼？不过是故作高深，沽名钓誉。又如当年的袁世凯，拿着钓竿蹲在江边让人拍照登报，宣传他退隐江湖，与世无争，但路人皆知其司马昭之心。一些作假者，不提也罢。

也有一些痴情人，真的对钓鱼很迷恋，买了上千元一套的钓具，备了鲜活的饵料，把休闲服穿上，将太阳帽戴上，还有什么墨镜、波鞋、防晒油等，最后开了摩托车或轿车来到海边，择一处荫凉的地方坐下，哼着歌或抽着烟，慢悠悠地撒钓……这那里是钓鱼，纯是吃饱了去找乐。

真正的钓鱼人以钓鱼谋生，钓带给他们欢乐，但更多的是痛苦和恐惧。

北海海边就有一些这样的钓鱼人。他们大多是下岗职工，生活困难，无事可做，就去钓鱼。钓鱼实在无多大乐趣，成日蹲在海边，海风吹，烈日晒，弄得脸如炭黑，心似灰冷。没人说话，只得闷头抽烟。就是有人说话，也找不到话说。这种环境，脾气最易暴躁。性格最易孤僻，并不像文人们所说的能修心养性。记得有一次与朋友垂钓海边，运气不佳，许久不见鱼影。大家干脆闲聊神侃，吱吱喳喳，嘻嘻哈哈。岂料此举激怒了在旁的一个钓鱼人，他先向我等怒目而视，见无人反应，便怒冲冲地骂了一句：“嘈乜x，莫打烂我沙煲！”觉得此人好生无礼，正要论理，但转念一想，确是我等不该，人家默守如石，无非是诱鱼上钩，以换一餐米饭钱，我等大声嚷嚷，惊走鱼儿，岂不等于打烂人家沙煲？赶紧收声。

钓鱼人也有健谈的。若一日收获甚丰，收了线，接过一支烟，他们便像朋友般跟你侃。因下岗而来垂钓的老王告诉我，钓鱼人有三怕。一怕西南浪，大暑天常刮西南风，风卷浪起，海中鱼便无影无踪，有时连续几天手指头大的鱼也钓不到，只好喝海风解闷。回到家，老婆子女望着空鱼篓的那种眼光，叫人好不惶惑！再怕龟鱼群：龟鱼有毒，无人钓它，而它最贪吃饵，连钩也吞进肚里，拉都拉不出来，只好割断线另挂钩。遇上龟鱼群，多少鱼饵鱼钩都被吞去，亏了本，怎能不怕！又怕出门问：钓鱼人认为，扛钓竿出门，遇到熟人朋友，对方若发出是去钓鱼吗的问语，这一日肯定无甚收获，因此，钓鱼人总是清晨出动，避免见到熟人；有些人还将钓竿藏在海边，将钓饵藏在身上，路上遇人相问，便说去办事。

老王钓鱼是半路出家，而且在岸边作业，说吃苦倒是吃了苦，但无惊无险，要他侃些惊心动魄的钓鱼故事，他倒为难了。跟老王侃后，联系美国小说《老人与海》，觉得海明威笔下的钓鱼人桑提亚哥太“高于生活”了，那与天与海与鲨搏斗的惊险经历，不过是故事的演绎而已。后来认识了虾头，方知桑提亚哥真正是“源于生活”。

虾头是地角一老翁的小名，他五岁开始钓鱼。虾头钓鱼大多是摇艇到深海处，跟桑提亚哥美不多。海上钓鱼最辛苦，孤零零一个人摇只小艇在海上，艇上无遮无拦，风吹雨打浪泼烈日晒，夏天酷暑热脱皮，冬天严寒冽破唇，全都自己抵。最难熬的是孤寂，有时坐乏了想跑步，却跑不得，身一动，小艇就摇；有时闷极了，想喊几声，又不敢喊出声，声一出，鱼儿就惊去了。虾头过这种辛苦的生活已有五十多年，其间也经历了不少风险。

虾头也遇过鲨鱼，那是夏天的一个清晨，水期极差，虾头却意外犯错误到一条血鱼。血鱼在船板上流出了殷红的血，虾头只得用海水冲洗。谁知不到十分钟，一群鲨鱼围住了他的艇，有的撞艇尾，有的撞船头，撞得小艇左右摇晃。虾头站起来想看个究竟，突然一条鲨鱼飞出水面，朝他的下身戳去（那时候面料贵，为了节省，船佬在海里作业往往一丝不挂）差一点咬中那东西。虾头很快就明白，鲨鱼闻血腥即动，是鱼血引来了鲨鱼。他急忙蹲下来，把血鱼抛进海里，鲨鱼便停止了对船的围攻。虾头向我说起这往事时，下意识地用手掩住下身，有点后怕地说：“那年我十九岁，未娶老婆。”

虾头的另一次历险是在一九七二年。那天上午他明明看到了冠头岭上上挂了风球，但他想钓一次风头鱼，便把艇摇了出去。鱼果然多，而且都是价钱不菲的“眯眼”。得意之间，虾头突然看见天边卷起了黑浪，台风真的要来了。他赶紧收钓回港。眼看回到港口了，台风在后面追上了他，就在离码头几丈远的地方，将他的艇倾覆。虾头拼命在浪里挣扎，就是接不到岸上抛给的尼龙绳，风浪将他卷了出去，经过十二小时的搏斗后，他被推到了十多公里外的沙滩上，阿弥陀佛！

如今，虾头已成了一个满脸皱纹浑身皱皮的老头，他亲手钓的鱼恐怕能装满一艘千吨货轮，他因此有了艇尾机、新楼房和各式家电，也有孙男孙女——钓鱼使这个海边普通人获得了应得的一切。但是，当我像一个无聊的文人那样问起他钓鱼有什么乐趣时，他的脸上现了了恐惧、孤寂甚至痛苦的神色，他的回答像一根钉子，深深地扎进我的心里——

“钓鱼就是钓鱼，有什么好玩！”